

ALESSANDRO
MANZONI

约婚夫妇

[意大利] 亚历山德罗·曼佐尼 著 张世华 译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约婚夫妇／(意大利)孟佐尼(Manzoni, A.)著;张世华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10(2000.3重印)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书名原文: I Promessi Sposi
ISBN 7-80567-859-6

I. 约… II. ①孟… ②张… III. 长篇小说-意大利-近代
IV. I546.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5503 号

书 名 约婚夫妇
作 者 [意大利]亚历山达罗·孟佐尼
译 者 张世华
责任编辑 李景端
原文出版 Marietti, 1980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pt.js.cn
W W W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邮编 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丹阳教育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21
插 页 5
字 数 526 千
版 次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567-859-6/I·512
定 价 (典藏本)29.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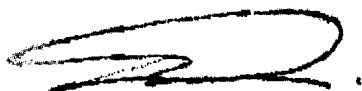
中文版序

敬悉南京译林出版社即将出版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张世华教授翻译的《约婚夫妇》一书,我为之深感欣喜。这是译者多年来潜心研究的硕果,其实早在1983年当他还在威尼斯进修和工作期间,心中就萌生了将《约婚夫妇》译成中文的创作冲动。多年来他殚精竭虑,为的是能够全面领悟这本著作深邃的内涵。《约婚夫妇》一书不仅在语言、文学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而且还是一部有关历史、哲学和伦理的珍贵文献;它宛如一幅浩繁的画卷,清晰地勾勒出意大利一个重要历史时期的概貌。

为了将这本书介绍给中国广大的读者,译者融会了他多年悉心研究意大利语言文学所积累的知识,克服了语言上的重重障碍,对他的不懈努力,我深为感激。在意大利和中国,无论是人数有限的学者还是广大的读者,都对彼此的文学著作表现出日趋广泛的兴趣。《约婚夫妇》中译本的问世无疑为进一步加强相互的了解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作为意大利驻华大使,我为《约婚夫妇》中译本的出版深感欢欣,我由衷地感谢译者为之付出的心血,同时祝愿他在今后的许多

年中继续为读者介绍双方浩如烟海的文库中的佳作,以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文化联系,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



(Alessandro Quaroni)

亚利山特罗·夸罗尼

(意大利驻华大使)

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七日于北京

译 序

亚历山达罗·孟佐尼是十九世纪意大利最杰出的小说家、诗人、剧作家、理论家和意大利浪漫主义流派的领袖。

一七八五年他出生在米兰的一个贵族家庭，其外祖父是当地一位闻名遐迩的文学家和经济学家。他自幼在宗教修会学校读书，耳濡目染地受到启蒙思想，尤其是法国启蒙主义文学家伏尔泰的影响；成年后，他断然与贵族阶层决裂，并放弃了伯爵的爵位。他的早期作品带有古典主义的痕迹，他的长诗《自由的胜利》（一八〇一）热情讴歌法国革命，猛烈抨击天主教迷信思想，鲜明地表现出他的爱国热忱以及捍卫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决心。在侨居法国的五年中，他同法国文化界人士接触颇为频繁，受到了欧洲浪漫主义新文化的熏陶，从而在同欧洲文化建立联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基础。一八〇八年，他与侨居在米兰的一个笃信宗教的瑞士女子勃朗苔结成伉俪，她对天主教虔诚的信仰促使他改变了原先的宗教思想，潜移默化地向天主教步步靠拢，最后导致了他皈依天主教的行动。

一八六一年意大利统一后，孟佐尼被任命为参议员，翌年担任

“统一意大利语委员会”主席；罗马光复后，他又荣获首都名誉市民之称。一八七三年五月二十二日，这位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家、诗人弃世而去，在意大利文学发展史和历史前进的道路上留下了他永不泯灭的足迹。

他的宗教思想“突变”是他在宗教信仰问题上多年思想剧烈斗争的必然结果，为今天我们开启作者的心扉，深刻领悟他的作品隽永的含意提供了一把珍贵的钥匙；否则，我们就无法潜入他作品的纵深处，探索他创作的灵感和动机。正如十九世纪意大利著名文学批评家德·桑克蒂斯所说，孟佐尼艺海沉浮的一生以及他体裁各异的文学作品，集中体现了“受基督教思想洗礼过的时代精神”，即谴责压迫者，讴歌受压迫者，颂扬自由、平等、博爱。正是启蒙思想同宗教信仰的结合，促使孟佐尼在他的文学作品中积极宣扬“基督面前人人平等”的福音，激励他拒绝任何形式的迷信思想，直言不讳地暴露教会的腐败，把社会底层劳苦大众的不幸命运以及他们对未来所寄予的殷切希望作为写作的主要内容。

一八一二年至一八二七年是孟佐尼创作生涯中的鼎盛时期。在这十五年中，作者以隽永的笔触和满腔的热忱，写了纪念宗教节日的组诗《圣歌》（一八一二—一八二二）：《复活》、《玛利亚的名字》、《圣诞节》、《苦难》、《五旬节》；浪漫主义悲剧：《卡马诺拉伯爵》（一八一六—一八二〇）、《阿达尔齐》（一八二〇—一八二二）；颂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政治抒情诗：《五月五日》（一八二一），《一八二一年三月》（一八二一）；长篇历史小说《约婚夫妇》（一八二一—一八二七年）以及理论著作《浪漫主义》和其他文章、书信若干。他运用手中的笔，在意大利人民心中点燃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希望之火，表达了对进步文学刊物《调解人》的热情支持，宣传了浪漫主义流派的思想观点。比如：诗人在颂诗《一八二一年三月》中，呼吁意大利实现统一，热情讴歌了在烧炭党发动的伦巴第起义中为意大利独立自由而光荣捐躯的战士；这首诗后来在一八四八年成了

鼓舞米兰起义者的战歌。一八二七年之后,他积劳成疾,加上旧病复发,从此一蹶不振,性格也随之变得越发缄默、执拗,手中的笔尽管一直没有停息,但已失去昔日的锐气和风采。

《约婚夫妇》是孟佐尼的一部代表作,也是意大利文学史上第一部以平民为主人公的伟大的长篇历史小说。小说创作迄今已有一百七十余年历史,但它依旧以其跌宕起伏的情节,丝丝入扣的描绘和宏大的生活画面深深吸引着广大读者,在意大利至今仍被列为中学生必读的一部文学巨著。《约婚夫妇》以年轻的丝织工兰佐和农家姑娘鲁齐娅悲欢离合的婚姻风波为主要线索,通过描绘十七世纪三十年代伦巴第地区人民在异族统治和封建势力双重压迫下的悲惨遭遇,影射十九世纪上半叶意大利人民反对奥地利侵略和渴望民族统一、独立的迫切心情。故事发生在一六二八—一六三〇年间意大利北方在西班牙人统治下的伦巴第地区科摩湖畔一个小村子里。质朴敦厚的纺丝工兰佐同纯洁善良的农家少女鲁齐娅是一对约婚夫妇,两人心心相印,恩爱异常。当地恶贯满盈的乡绅堂·罗德里戈对鲁齐娅的美貌垂涎三尺,串通司铎安保迪,企图霸占这个美丽的少女,并千方百计地阻挠兰佐和鲁齐娅结为夫妇。堂·罗德里戈唆使雇用的爪牙,恐吓胆小怕事的安保迪,不许他为这对年轻人举行结婚仪式。为满足私欲,堂·罗德里戈密谋策划劫持鲁齐娅,但未能得逞。这个无法无天的恶霸地主堂·罗德里戈受到当地法官和西班牙当权者的庇护,致使兰佐和鲁齐娅有冤无处申,最后只得屈服于权势的淫威,被迫远离家乡,各奔东西。兰佐在米兰不知不觉地被卷入了抢面包的民众暴动,出于无奈只能再度出走;鲁齐娅则在仁慈的神父克里斯托弗洛的关怀和保护下,终于入了修道院,得以暂且忘却心中的悲愤,在对天主一片虔诚的热爱中静心度日。不久,瘟疫袭击米兰,全城十室九空,尸横遍野,作恶多端的堂·罗德里戈一命呜呼,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拨开乌云见青天,有情人终成眷属,兰佐和鲁齐娅在饱尝了人间辛酸后结为夫

妇。

孟佐尼在《约婚夫妇》中把兰佐和鲁齐娅等社会下层平民作为小说的主人公,让他们和人民大众一起,共同忍受着异族侵略者及其卵翼下的封建贵族带给他们的痛苦和磨难,饱尝着战争、饥饿和瘟疫的无情摧残,对他们的不幸遭遇寄予满腔的同情。作者笔下的劳苦大众不再是一群缺乏个性、鄙陋无知、逆来顺受的平庸之辈,他们在小说中成了具有反叛精神的英雄人物,他们勤劳淳朴、忠厚善良的形象给读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作者以雄道的文笔,形象地描绘了充满戏剧性的人民苦难生活的浩繁画面,满腔愤怒地鞭挞了荒淫无耻的贵族、阿谀奉承的法官、专横跋扈的地主、悠闲懒散的天主教僧侣以及凶恶残暴的异族侵略者。在小说中,作者着意刻画了人物宗教感情上的细微变化,把宗教信仰描写成劳苦大众精神上的慰藉、鉴别善恶的准绳和赢得理想生活的希冀之光;它犹如一根无形的线,将整部巨著连在一起。在作者宗教思想的指导下,小说中神父克里斯托弗洛和红衣主教费德里科等社会上层人物伸张正义,在感情上同受压迫欺凌的平民站在一起;兰佐、鲁齐娅、手工艺匠、农民和船夫等“下贱”百姓则在基督精神的感召下,试图以自己洁白无瑕的心灵同邪恶势力抗衡;而滥用权势、悖逆而行的坏人,纵然他们狡狴、残忍,最后还是逃不脱神灵对他们的惩罚。为了完美地勾勒小说中许许多多不同类型人物的性格和内心世界,作者花了不少笔墨描绘乡绅豪华的私邸、富人丰盛的午宴、穷人简单的晚餐、社会上流人士的社交会晤、神父感人肺腑的箴劝、尘土飞扬的巷陌、可怕的瘟疫、穷人的暴动等情节。在孟佐尼之前,还没有一个意大利作家能够运用简明朴素的语言描摹如此浩繁的历史画卷;也没有任何人具有这样的勇气和胆略在文艺作品中对劳苦大众表示如此深切的关爱;更没有人能像他那样直言不讳地鞭挞和嘲弄身居高位的权贵老爷。尽管作者在小说中表现出一定的资产阶级局限性,并在作品中过多地宣扬宗教思

想,但是,《约婚夫妇》作为意大利历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现代小说,在十九世纪民族复兴运动时期,对意大利人民民族觉悟的苏醒仍然起过很大的作用,它将同作者的名字一起永远载入历史的史册。

就创作风格而言,孟佐尼的《约婚夫妇》同著名的苏格兰小说家和诗人瓦尔特·司各特的浪漫主义历史小说如出一辙。司各特是历史小说体裁的创始者和著名作家,擅长把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小说主人公的私生活融会在一起,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特征。在酝酿创作《约婚夫妇》的过程中,孟佐尼认真、仔细地研究了故事发生前后的历史背景,阅读了大量的有关史料和回忆录。这不仅开阔了他的创作视野,而且使他积累了丰富翔实的写作素材。作者打破了陈旧的传统历史观念,向“人民是历史的真正主人”这一崭新的观念勇敢地跨前了一大步。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约婚夫妇》是一部讴歌人民的英雄史诗。孟佐尼于一八二一年四月二十四日起着手创作历史小说《约婚夫妇》,后因撰写悲剧《阿达尔齐》而辍笔,直至一八二七年小说方才问世。小说的原名为《费尔莫与鲁齐娅》,后经作者几番修改和润色,删除了一些过于浪漫抒情的章节。至于小说的语言,按他本人的话来说,是经过佛罗伦萨阿诺河水洗涤的。我们今天阅读的《约婚夫妇》,是一八四〇—一八四二年间付印的最后一个版本。

尽管《约婚夫妇》反映的是十九世纪初意大利伦巴第地区的历史,但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作者巧妙地糅进了不少自己的人生哲学和政治理想,给读者以有益的启迪。倘若我们留神阅读的话,不难在字里行间寻觅到作者的影子,我们的情绪也将随着作者手中的神笔起伏变化:忧伤与欢乐,愤慨与同情,沉思与遐想,时而穿插交错,时而合成一体。孟佐尼是一位天才的语言大师,他在小说中成功地描摹出不同社会阶层中许许多多形象各异的人物,栩栩如生,真切动人,并通过他们十分自然地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毫无

拘束呆板之感。孟佐尼把语言视作文学创作中亟待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为寻求一种能为全体意大利人民所接受的统一的民族语言作出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他的悲剧和抒情诗,在某种程度上是他进行语言改革的大胆尝试,而他的长篇历史小说《约婚夫妇》则在建立新颖文学语言方面有了重大的突破,从而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扫除了语言上的障碍。

孟佐尼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作家,他始终不渝地为创建意大利现代叙事体文学而不懈地努力,宗教信仰和爱国热忱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有机的统一。《约婚夫妇》标志着意大利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不愧是意大利文学的扛鼎之作和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瑰宝。

好多年来,我一直想把《约婚夫妇》译成中文介绍给国内的广大读者,跃跃欲试的念头始终萦绕在脑际。在译林出版社的帮助下,经自己前后三年充满艰辛的劳动,这个反复在梦中浮现的构想今日终于成为现实。然而,在深感欣慰的同时,心头不免又掠过一丝隐隐的忧虑和不安,惟恐自己没能把原著中深邃的内涵和蕴藉的神韵恰如其分地通过文字表达清楚,故竭诚希望读者不吝赐教,以便译文中的谬误和不足在将来这部书有幸重版的时候可望得到更正。

一九九八年三月
于上海外国语大学

自序

“对于历史，人们确实可以给它冠以抗衡时空的一场著名战争的定义，因为它从时空手中夺回了它的囚徒，以及甚至早已沦为尸体的年华，然后再一次赋予它们新的生命，让它们在接授检阅以后排列成方阵重新走上战场。在这一特定的文化领域内等待着收获胜利和荣誉的、闻名遐迩的历史学家，他们掠取的只是彪炳千古的名人遗骸，然后用墨水当作防腐香料涂在诸如王孙公子和权贵等要人辉煌的业绩上，再用金线和丝线穿过隐喻智慧的、极其细小的针眼，绣出一幅幅显示他们永垂不朽功勋的、精美的艺术作品。然而，由于才疏学浅，我本人没有资格就上述话题发表宏论。再说，让一个陷于政治阴谋和嘹亮的战斗号角声包围中的人对意境如此崇高的主题高谈阔论，确实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只有当我采掘到值得回忆的史料（尽管它们都是发生在地位卑微的工匠和农民中间一些无足轻重的琐事），我才决定采用平铺直叙的手法，将它们写成通俗易懂的故事或传说留给后人。通过这些故事，人们将看到发生在乡间小村落里令人惊悚的悲剧和充满怙恶不悛行为的场景，其间还穿插着一些与恶魔的言行大相径庭的、体现天使般美德的小故事。每当我想到，在无比宏伟壮丽的苍穹中，闪耀着永不陨落的太阳、从不西沉的月亮、亘古不变的恒星和飘忽不定的行星（它们分别象征信奉天主教的国王陛下、显赫一时的贵族英雄^①、宽宏豁达的大法官和备受人们尊敬的地方行政

① 隐喻米兰公国的两位总督。

官),它们不仅把上述那些村落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而且将其光芒洒向村落里的农舍和每一个角落,我就没有任何特殊的理由相信,如此明亮的天空会蜕变成充斥魑魅魍魉、邪恶和暴力的黑暗地狱。言行鲁莽的人正在成倍地增多,倘若他们光凭凡人皆有的计谋而不采取恶魔般的手段和行动,他们就无法抵御人数众多的英雄,因为后者有阿耳戈斯的眼睛^①和布里阿柔斯的手臂^②,盗用公共财富从事着肮脏的交易^③。由于我叙述的故事发生在我的青年时代,故事中的大部分人物已从尘世的舞台上消失后成了一个亡灵。出于对他们应有的尊敬,我在故事中略去了他们的姓名,即他们家族的名字,至于故事发生的地点,我只是指明一下它大概的方位。我想,没有人会将此看作故事中的瑕疵或我这一部拙著的不足之处,除非持有此批评观点的是一个缺乏哲学思想的庸人。熟悉叙事文学作品的行家很快就会发现,在我叙述的故事中,主要的情节并无任何缺漏。毋庸置疑,与故事的情节相比,名字确实是最不起眼的的一个组成部分,我想无人会否认这样的一个事实……”

然而,当我把这些泛黄和残缺不全的手稿抄写完毕之后(即按惯常的说法,将这本书公之于世),有人会不辞劳瘁地阅读它吗?

在我冥思苦想地试图译解“天哪”一词后面字迹潦草的段落时,心中不禁产生了上述的疑惑。我搁下手中的笔,开始认真地考虑下一步棋子该如何走。“毫无疑问,”我一边翻阅手稿一边自言自语道,“整部作品里不可能自始至终都是一味追求奇特概念的词藻和怪异荒诞的形象。我们这位十七世纪的作家只是想在故事的开端炫耀一下自己的写作才华而已,随着故事情节一步一步向纵深发展,尤其是在几个长段的描述中,其写作风格逐渐显得自然和明朗起来。是啊,即使在当时,这也是一种平庸、粗俗和不完美的文体!大量的伦巴第方言,使用不当的词组,任意堆砌的语法规则,结构紊乱的句子和随处可见的体现西班牙语修辞法的痕迹……更为糟糕的是,上述语言弊病都出现在故事最容易引起读者恐惧、怜悯、惊异和思考的几个段落中。没错,那几个段落确实需要恰如其

① 希腊神话中的百眼巨人。

② 希腊神话中百手三巨人之一。

③ 嘲弄那些用公款向奥地利政府献媚的地方官员。

分地加上一些华丽的词藻,但必须给人以清雅、优美的艺术享受。本书的作者从不放弃显示他独辟蹊径的写作风格的机会,在这一方面,书中的序言就是一个典型的明证。他以非凡的才能,将性质迥异的几个部分组合在一起,用同样的词语成功地使同一页和同一句中的写作风格显得粗俗和造作。由文理不通和平淡无奇的句子勉强堆砌起来的段落只是在表面上显得慷慨激昂,但贯串始终的却是拙劣、浮夸的文体,这正体现了当时意大利文坛的写作特点。确实,我们不该将此类怪诞的作品推荐给今天的读者,它们只能引起他们强烈的反感,导致他们完全丧失原先率真的秉性。所幸,在我刚着手进行这一项讨厌的工作时,头脑中就萌生了就此辍笔的念头。

当我准备合拢记事本并将它束之高阁之际,我又为一则如此动人的故事从此将湮没无闻而深感遗憾。也许,读者对它的评价不尽相同,但我觉得,它确实是一个感人肺腑的、十分美丽的故事。我心中思忖:“我为何不把手稿中陈述的一连串事实归拢在一起后在语言上重新加以修饰呢?”由于无人从理性角度对我的想法提出任何异议,我决定立即着手工作。这就是本书诞生的起源,我之所以只用寥寥数语加以解释,是想借此烘托本书的重要性。

我们的作者在书中提及的某些史实和描述的某些当时的民间习俗,说一句不太难听的话,似乎十分怪异和荒诞。正因如此,在坚信作者讲述的故事之真实性以前,我们还是想询问一下其他的证人。我们开始在记载当时那个历史年代真实情况的回忆全录中查找明证,欲以此证实作者在书中向我们展示的世界是否真的同史实相符。调查的结果驱散了积压在我们心头的所有疑云,因为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经常遇到一些同书中的情节十分相似或者甚至比它更为离奇的事情。让我们感到更为心悦诚服的是,我们竟然在手稿中还发现了以前闻所未闻的一些人物的名字,至于他们是否在历史上真的存在过,我们心中曾产生过疑问。在必要时,我

们将引用一部分查实的证据,让读者对史实的可靠性坚信不疑,因为你们很可能会拒绝接受在你们看来荒诞不经的事实。

既然我们对本书作者采用的难以让人忍受的语言持否定态度,那么我们拿什么去取而代之呢?这无疑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不管是谁,倘若在无人请求他的情况下主动修改旁人的作品,他就有义务详细说明自己对原文的理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应将此视作一件责无旁贷的事情。此乃涉及他人权利的一条惯常的原则,我们无意蛮横地违背它。反之,为了表示自己遵循原则办事的诚意,我们曾建议就写作手法作出详尽的说明。正因为如此,在改写本书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始终在设想人们可能提出的(甚至是出乎意料的)批评意见,以便我们事先作好反驳的准备。这原本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凭心而论,对任何假设的批评意见,我们都能找出足以取胜的相应回答,这些回答虽则不能解决问题,但是它们却能改变问题的性质。不止一次,当我们将两种批评意见搁在对立位置上让它们互相争斗,或者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进行认真的比较,我们发现并证实,这两种意见尽管在表面上迥异,但在实际上如出一辙,因为它们忽视了事实和作评价所必须依据的原则。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出其不意地将它们分成一对一对,然后全部扔之一边。事实上,除了我们,没有一个作家能够以确凿的证据表明自己在工作中是尽心竭力的。然而,要做到克尽其职又谈何容易!当我们将所有的异议和回答都拼凑在一起并准备按顺序把它们重新组合的时候,我们惊诧不已地发现,经堆砌之后,它们简直成了一本完整的书。出于以下两个读者一定会赞同的理由,我们放弃了原先的想法:其一,试图用一本书去解释另一本书乃至它的写作风格似乎是一件十分荒唐的事情;其二,一次著述一部书已足矣,况且就是这部书也可能是多余的。

第一章

群山层峦叠嶂怀抱中的科摩湖，蜿蜒曲折地向南伸展，可流经此地时，湖面突然变窄，湖水穿过两岸的岬角和陡坡，奔流直下。站在连接两岸的桥上远眺，湖形的变化尽收眼底。科摩湖在这里同阿达河汇合，宽阔的水流绕过迂回的河湾缓缓向前。湖边由三条大激流冲积而成的一大片土地紧挨着毗邻的圣·马尔蒂诺山和雷赛戈尼山。名字起源于伦巴第方言的雷赛戈尼山，峰峦犬牙交错，酷似一把锯子，从正面望去（比如站在面北的米兰城墙上），一眼就能将它从名字怪诞但形状相似的群山中辨认出来。极目望去，在一大片微微倾斜的坡地后面，土冈和峡谷清晰可见，但由于两座大山峰形的起伏和水流的侵蚀，有的颇为陡峭，有的则显得十分平坦。几条湍流横穿坡地的边缘，地面上砾石和大卵石俯拾即是，四周则是田野、葡萄园以及零零落落的土地、乡间别墅、农舍和一直延伸至山顶的一片片丛林。坐落在湖畔离桥不远处的莱柯可谓是方圆几十里地中的一座重镇，故周边地区也以同样的名字命名。当湖水上涨时，莱柯的部分地区被水包围，宛如湖心小岛。如今，莱柯镇已初具规模，且正在发展成为一座城池。到了本书叙述的故事发生的年代，莱柯已成了一座颇有影响的、堡垒式的小城，并有幸被一支西班牙常规部队和一位驻军司令选作他们的驻地。那些西班牙士兵不但教育镇上的姑娘和妇女如何保持端庄、稳重的举止，还经常用棍棒抽打她们的丈夫和父亲。不仅如此，到了夏末，他们总是不失时机地钻进葡萄园采摘葡萄，以减轻农民在葡萄

收获期的劳累。当时,即便今日,在村落和村落之间,山岗和湖畔之间,土丘和土冈之间都有陡峭的山路或平坦的小道将它们连接在一起。那些小路有的伸入路面的深处或隐蔽在两垛高墙之间,站在那里抬头仰望,看到的只是一小块天空和隐隐约约的山巅;有的则蜿蜒穿过开阔、高高的土堤,那里的视野更为宽广、空阔,从不同的角度看出去,四周一望无垠的乡间景色时而看不到边时而尽收眼底,且时浓时淡,时隐时现,但它总是那样的美丽和那样的新异。明镜似的宽阔湖面流经其间,组合成一幅大小不一的块状图案。从一处看,湖水的尽头仿佛被群山拦腰截断后几乎隐没其间,但随着山峦连绵不断的伸展,前方眼力所及的湖面却渐渐开阔起来,湖畔的村落映在水中的倒影依稀可见;从另一处望去,阿达河的支流同科摩湖汇合后再次流入大河,它宛如一条银光闪烁的带子,弯弯曲曲地穿越在地平线上,渐渐消失在山峦之间。即使你站在同一个地方,展现在你眼前的景色依然是变化万千,绮丽无比。倘若你漫步在山坡上,你四下看到的,乃至仰首望见的,全是悬崖峭壁和群山的峰顶,其清晰的轮廓巍巍然高耸云端,色彩奇异,形态不一,勾勒出山峦相连、群峰逶迤的壮观景象。山坡上的景色同峰顶的风光仿佛浑然一体,恬静、悦目的湖光山色使四周的荒野显得分外娇美、秀丽。

一六二八年十一月七日黄昏时分,前面提及的一个村落里的司铎堂·安保迪正散完步沿着小路欣然朝自己的家走去。关于这个村落的名字和司铎的姓氏,在当地的史料中均没有任何记载。他安详地吟诵着祷文,在默念了一首赞美诗之后,将每日祈祷书轻轻合上,并将右手的食指像书签一样夹在书中间,然后背着手继续朝前走,但两眼仔细地看路,不时抬腿将路边的绊脚石踢至墙根底下。他懒洋洋地抬头环顾四周,目光落在远处的一座日光早已退尽的高山上,只见夕阳的余辉正映照着对面的一座山的顶峰,把形状各异的、突兀的山石染成了一片绛红色。过后,他重新打开

合拢的每日祈祷书,念诵了其中的一段,当走至小路岔口时,如往常一样抬起眼睛注视着前方。过了岔口,有一段前后相距六十步左右的直路,然后成Y形分为两条羊肠小道:右面小道的一端蜿蜒延伸至山脚底下,另一端则通向他所在的教区;左面的那条小路同山下峡谷的溪流相连,路两边的矮墙还不及行人的腰部高。两条小道的内墙没有在拐角处会合,其尽头一直延伸至一个神龛底下,上面画着一些顶端尖尖的、细长弯曲的图像。根据作画人的构思意图和当地居民的判断,壁龛上画的是一团火焰,中间还交替画着一些形体十分模糊的人像,象征着在炼狱中洗涤罪孽的灵魂。在土灰为底色的画面上,呈暗红色的灵魂和火焰互相交织在一起,但好几处的颜色早已剥落。如往常一样,堂·安保迪在小路的拐角处朝壁龛瞥了一眼,出乎意料地看到了他极不愿意看到的情景。在两条小道的会合处,面对面地站着两个男子:一个两腿跨坐在矮墙上,一条腿伸在墙外,脚踩在路面上;另一个则靠墙站着,两臂交叉在胸前。从他们的衣着、举止和脸部的表情判断,堂·安保迪一下子就明白了他们的身分。两人的头上都戴着垂至左肩的绿色发网,网端系有粗大的缨子,额头上露出一大绺头发;嘴上长着微微上翘的小胡子;锃亮的皮带上插着两把手枪;牛角制的小火药筒像项链一样垂在胸前;肥大的裤子口袋边上露出猎刀的把柄;佩带在腰间的轻剑的黄铜把手上刻有被磨得锃亮的姓名的首字母。毋庸置疑,他们肯定是某一位豪绅豢养的一双打手。

启用此类人物的习俗,在今天已不复存在,但在当时的伦巴第地区却盛极一时,且由来已久。对于那些对这一现象不甚了解的读者来说,以下列举的几则实例足以表明它的主要特征,它那顽强、旺盛的生命力,以及人们为根除它所经历的艰辛。

早在一五八三年四月八日,尊敬的阿拉贡王国的堂·卡尔洛阁下(卡斯坦尔万德拉诺王子、德拉诺瓦公爵、阿伏拉侯爵、布尔杰托伯爵、西西里舰队司令和古城堡主、米兰总督和信奉天主的西班牙